

中俄人文合作协同创新中心专栏

文学

论托尔斯泰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的存在主义思想

戴卓萌

【内容提要】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一些作家开始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个性问题。界限问题是存在主义意识问题之一。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关于界限问题的艺术形式的寻求过程中，创作出《三死》、《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等一系列优秀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也许是列夫·托尔斯泰最令人费解的作品了”。作家直接将自已置于 20 世纪哲学和艺术的语境中，小说表现了作家对两个时代（古典主义哲学时代和存在主义哲学时代）在艺术方面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复杂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过程。《克莱采奏鸣曲》印证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传统框架中存在主义意识日趋成熟。

【关键词】托尔斯泰 存在主义 死亡 界限 《克莱采奏鸣曲》

【中图分类号】I3/7.5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3) 01-0056-0006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俄罗斯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个性问题，重新评价各种价值观。人的意识中的存在主义成分是在世界上自我意识个性中最稳定的因素之一。应该说，这一成分的出现是在人首次意识到自己存在于世界并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时刻。生存与死亡的“情境”及“界限”等问题是存在主义文学

用于揭示人的存在的实质的最基本的方法。在用存在主义对生命意义进行诠释中，作家们摒弃了对俄罗斯古典文学来说非常重要的观点，即生活的意义、人的社会使命、生活与历史进程的关系等等。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自古以来一直是采用否定的解决方法，即普遍认为，人的意志在世界体系规律和命运意志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时期的俄罗斯作家中，“为存在主义形成提供

【作者简介】戴卓萌，博士，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传统研究》（项目编号：12FWW004）阶段性成果。

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材料”^①的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其中，“充满内心冲突和矛盾的列夫·托尔斯泰至今仍是一个谜，他的许多传记没有一部是完满的”^②。托尔斯泰的创作作为俄罗斯文学中解决生存与死亡的问题提供了更新、更有意义的途径。

一、界限问题的提出

19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在封建俄罗斯的发展，社会矛盾和危机表现出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为激烈和残酷的特点，人的异化现象开始大规模地蚕食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知识阶层——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传统的思维定式被打破，孤寂、烦恼、畏惧、绝望、迷惘的悲观情绪随着先是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后是民粹派的理想的破灭而日趋强烈。只有在这时，个人的“存在”问题才开始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并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相应的反映。

可以说，列夫·托尔斯泰毕生都在进行不倦的人生之路的精神探索，他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哲学学说，其中心是对生活意义和死亡本质的追问，对普遍的爱、善和非暴力的“真正宗教”的寻求。他的精神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始终伴随着怀疑论。作家的世界观大约形成于19世纪40—60年代。当时，他对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诸如生命的本质和意义、生命受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性，个体中的神、人统一以及这种统一得以实现的手段、艺术的本质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寻找答案。他早期的哲学观受卢梭、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以后接受了东方哲学，这对他哲学观和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托尔斯泰曾自称是虚无主义者，直到50岁才成为东正教教徒，而老年又被教会革出教门。托尔斯泰信仰上帝，但却用理性的思考追问上帝是否存在，对于他来说，上帝是对生活的爱，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是一切和永恒的完整性；基督不是永生的神人，而是具有神的属性的凡人的形象，他替人类承担了罪过，是人类的英雄，为人类指出了应走的道路。托尔斯泰的这些观念都与东正教相悖，并且，他没有基督教中“救赎”的观念，主张人类自救。

19世纪80年代的托尔斯泰并非立刻加入到存在主义作家的行列，当时正值俄罗斯社会逐渐形成对世界及人的存在主义观点之际，新意识在形成的过程。以往在解决界限问题时人们常常诉诸基督教道德原则，而关于上帝的思想事实上在问题提出之前就已经解决。于是关于界限的思想便融入到关于上帝的思想中，人被规定要为信仰而遵从上帝的思想。在托尔斯泰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作家观照已久的关于战争、和平、生存、死亡、自然等人的存在范畴的观点，但托尔斯泰提出了“上帝与人”的问题，并试图厘清这两者的相关性。就其实质而言，这便是存在主义问题之一——界限问题的萌芽。如在《霍尔斯托梅尔》中，人和自然完全失去了分界线。自然与人浑然一体，“我”融入到存在与自然中。然而，如果在“没有上帝的世界”的情境中用存在主义的思维来研究界限问题，那么托尔斯泰的“上帝”与其说是具有神学意义，不如说是具有人的“界限”的性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上帝使那些亘古以来能够确定人的伦理的界限变得更加具体。因此，托尔斯泰的存在主义思维形成于有上帝的尘世中。

作为对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的回应，人开始直面自我的存在与个人心灵的混沌。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也就迷失了自我，人开始单独面对界限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在发问：在失去了上帝的世界里，人如何从不断的堕落中得到拯救？简而言之，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人行为的界限何在？当行为界限从人的外部转移到了他的意识和心灵中，人就必须为自己确立一个目标。在摆脱了上帝和传统的道德感之后，人的心灵越来越复杂化，其意识变得更加充满冲突。以往的基督徒心中虽有负罪感，但并没有发生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个性的分裂。过去的负罪感曾经比较明了、单一，而现在那些困扰人的关于生存与死亡、个人命运、社会命运等问题则变得更为严肃，更具有现实意义。托尔斯泰意识到19世纪80年代已经改变了他对人及其世界的看法，当时他对自己

① 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② [俄]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耶稣》，杨德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的世界观充满了怀疑。能够替代失去的上帝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界限问题摆到了作家面前，因此他开始从以往的道德、哲学寻求中确立存在主义化的现实主义个性道路，以期弄清楚这一问题，并在创作中进行了全面思考，界限问题成为托尔斯泰作品中关于存在意义的重要问题之一。托尔斯泰在20世纪初对人的思考与体现方式，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属于存在主义范畴。在俄罗斯文学中，托尔斯泰率先提出了界限问题。从19世纪80年代起，托尔斯泰开始从先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观点转向了人远离其自身本原的观点。

二、失去了上帝的世界中的界限问题

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也许是列夫·托尔斯泰最令人费解的作品了”^①。作家直接将自己置于20世纪哲学和艺术的语境中，小说表现了作家对两个时代（古典主义哲学时代和存在主义哲学时代）在艺术方面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复杂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过程。本篇小说印证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传统框架中存在主义意识日趋成熟。

《克莱采奏鸣曲》创作于1887—1889年。契诃夫对这部小说的评论是：“……照我看来，在我们国内和国外现在所写的一堆东西里恐怕还找不出一个作品，在含义的重要和描写方法的美丽上赶得上它。姑且不提那些艺术上的效果有的地方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单以它非常刺激人的思想这一点来说，我们就该感激这个中篇小说了。”^②《克莱采奏鸣曲》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爱情与家庭悲剧。作品主人公波兹德内舍夫是一个花花公子，他娶了美丽的平民之女为妻。几年后平庸、毫无生气的婚姻生活使双方都感到了厌倦。此时风度翩翩的青年音乐家特鲁哈切夫斯基闯入了他们的生活。此人与波兹德内舍夫妻子的密切交往引起了波兹德内舍夫的猜疑和强烈的忌妒，终于在暴怒之下，波兹德内舍夫杀死了无辜的妻子。

《克莱采奏鸣曲》吸引读者的是，它能够将读者带入哲学的语境。在主人公波兹德内舍夫关于生活目的的大篇议论中明显地流露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理论。这里有托尔斯泰关于人

类命运、人类繁衍的意义以及对肉体的爱 and 情欲的思考。因此可以说《克莱采奏鸣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20世纪的意识而作。

如果说，在《战争与和平》中始终贯穿着的一条主线是人类通过战争和苦难摆脱人世间的种种迷误而走向与上帝的同一，体现了作家的人民思想，而民心的顺悖犹如宙斯的天平一样决定着上天的意志，那么在《克莱采奏鸣曲》中，作家则道出了一个逆天而动的主人公（波兹德内舍夫）的存在哲学，一个杀人犯赤裸裸的自我辩白。

托尔斯泰感兴趣的是在失去了上帝的世界里的界限问题。这个具有不确定价值和多方面含义的问题构成了小说的主题，也深深地嵌入到了主人公波兹德内舍夫的性格之中。波兹德内舍夫认为，传统的宗教界限已经消失，人们只能寻找人类生活中的其他界限。文明的法则被虚伪地臆造出来，它们试图替代真正的内部界限。因此这些法则以其虚伪将指引人走向一个无界限的状态。社会观点不可能成为评判一个人良心的标准，不可能成为校正人的行为的准则，因为这些观点可以为任何一种行为辩护，并且大家也都这么做。孩子是“牲口般生活”的最高目的及其唯一的辩解，也可以成为它的界限，但这个界限也是借助于同样的社会观点而形成的。无界限状态已经来临，因为社会观点完全逾越了良心的界限，把人从自然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人被抛到上帝的世界中，却无法理解世界，并在生活面前无所适从。最后的界限丧失了，人在生活中的最后支点被撤走了。随着所有界限的消失，人最本初的界限——良心也将随之丧失。

在波兹德内舍夫的陈述中，流露出许多不健康的极端主义因素、病态的感受和扭曲的心理、负罪感以及可怕的忌妒心理。从表面看，波兹德内舍夫的观点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并成为他行为的结果和辩解。在我们看来，更合理的观点是，托尔斯泰按照真实的艺术人物个性发展的规律塑造了这一形象，作家不仅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他本人在《后记》中的观点，还分析了主人公

^① Мардов И.Б. Лев Толстой на вершинах жизни, М., изд.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 2003, С.353.

^② [俄]列夫·托尔斯泰：《克鲁采奏鸣曲》前言，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的性格。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反映了意识与心理毁灭和非理性化以及个性毁灭的过程。

波兹德内舍夫在杀妻后的表白和他那过敏的神经、行为及同萍水相逢的旅伴的对话暴露出他完全沉浸于自己所犯的罪孽之中。他在乎的只是周围的人如何看待他：“我是波兹德内舍夫，就是你谈到过的那个杀死妻子的人。”虽然杀妻令人惊悚，但在波兹德内舍夫的意识里已经成为一种次要的感受，事件的高潮是主人公意识深处的东西形成的结果。这一形成过程是逐渐、辩证的，由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逐层地再现出来。托尔斯泰在这一再现过程中拟定出一个情境以及情境的理由。结果是，托尔斯泰的主人公经历了顿悟，既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也不是对真理认识的顿悟，而是我们称之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顿悟，即他病态般地得出结论：“我现在完全明白了。”这句不合乎逻辑、超出界限之外的话，不仅在杀妻事件之后，而且永远支配着波兹德内舍夫的行为与逻辑。无法遏制的寻求解脱的念头正是出自于在盲目的下意识状态中那些喋喋不休的自白，同时主人公被置于恐惧的情感背景中，置于永远的莫名的感受中，进而产生了扭曲的、充满恶意的意识和心理的逻辑。这种心理的意识使现实的支点丧失。从无责任能力的言语到无责任能力的心理只有一步之遥。小说中成为导火线的就是他的对手——音乐家特鲁哈切夫斯基。波兹德内舍夫在误解他的同时，产生了可怕的忌妒心理，这种心理越来越强烈，最终转化为过激反应的情境，转化成对对手毫无根据的过分反应。

三、小说的主题与情境

《克莱采奏鸣曲》和《安娜·卡列尼娜》在忌妒主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不能仅仅归结为波兹德内舍夫与卡列宁性格不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忌妒主题在社会与伦理的层面上不断被深化，小说描绘的是一个永存的界限的时代。在《克莱采奏鸣曲》中，忌妒的主题则被转移到人的心理、形而上和情欲的层面上。作者通过《克莱采奏鸣曲》寻找一种新的界限来替代丧失了界限，正是这一寻求过程构成了小说中的杀妻事件和情节。

小说中，主人公建构出一种心理感受上毫无出路的情境，这正是存在主义所具有的显著的特征。这里两种情感的主导思想交织在一起，即主人公对自身的怜悯和当时的纯动物般的感受。他对现实的意识不断地丧失，只需一个外在的因素就能使潜意识中隐秘形成的东西在行动中得以实现，意识就会走到界限之外。音乐在他身上形成形而上的生理上的深渊，成为一种契机。波兹德内舍夫这个带有存在主义特征的主人公总是把罪过推到别人身上，这表明他缺乏界限意识。有罪的是妻子、孩子、特鲁哈切夫斯基、音乐、贝多芬（《克莱采奏鸣曲》的作者），唯独不是他本人波兹德内舍夫。一味推卸罪过的行为表明了他那不正常的意识和变态心理。在杀妻的当晚，他已不能分清现实与非理性因素之间的界限。在主人公身上仍然还留有一个界限，即对自身的怜悯，但这种怜悯心即刻转化成对妻子的仇恨，并占据绝对的上风，捍卫着由行动带来的充满个人主义的意识——自杀。然而，这一自杀能量却转变成了对妻子的仇恨，变成了谋杀行为。

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不止一次郑重地强调，摆在20世纪存在主义的人面前的任务是把自己从“动物”中分离出来，通过克服自身的自然属性为自己找到界限。

小说中，在波兹德内舍夫投宿县城旅店的一幕中有一个特殊的情境，情境的中心已不再是《伊万·伊里奇之死》中那种对死亡的恐惧，而是波兹德内舍夫身上一种比死亡恐惧更加强烈的魔鬼的力量。在杀妻事件发生之后，他思考的并非是关于妻子的死亡，他没有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进行反省，而是期望什么也没发生过！波兹德内舍夫心灵没有感受到任何的震撼，占上风的是形而上的人，是虚假的逻辑，是魔鬼，是疯子。波兹德内舍夫本人也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波兹德内舍夫妻子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成为小说的中心。关于这一问题，《克莱采奏鸣曲》和《伊万·伊里奇之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生存是什么？这一问题并非由波兹德内舍夫而是由他妻子提出，因为死亡可以展示生存的真谛，只有在死神降临的前

夕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对波兹德内舍夫来说，他甚至没有机会弄清楚这一问题：“现在我无论如何不能杀了自己，而且不能想这件事。”在妻子生命垂危之际，他的意识中只有两个念头：“没穿鞋太愚蠢了”、“希望什么也没发生过”。他丝毫没有悔过，更不用说是道德上的重生。波兹德内舍夫对界限的寻求是在理论和抽象的层面上进行的。事实上，他是一个丧失界限的人，是一个精神正常但意识异常、心理变态的人。托尔斯泰在19世纪80年代就得出20世纪其他作家所做出的结论：理智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其中之一的毁灭与丧失必将导致另一个的毁灭与丧失。

《克莱采奏鸣曲》的结尾显得缺乏生气，毫无出路，属于托尔斯泰作品中一种非典型的结尾。这也许标志着作家的新思维和20世纪存在主义意识的产生。在这个结尾中，我们能体会到对世界悲剧性的感受和封闭性的意识的特征。

四、结论

列夫·托尔斯泰宗教哲学学说的核心就是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和死亡本质的追问，对普遍的爱和善的寻求。托尔斯泰对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诸如生命的本质和意义、生命受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性，个体中的神、人统一以及这种统一得以实现的理想和手段，艺术的本质等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寻找答案。

托尔斯泰在《克莱采奏鸣曲》中描绘了人在失去上帝的世界里是如何迷失自我的。贯穿小说的主题是，人在单独面对世界、毫无出路的情境时，应该把自己从动物属性中分离出来，通过克服自身的自然属性为自己找到行为的界限与良

心，并以此从不断的堕落和毁灭中得到拯救。这是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人类生存、命运、繁衍意义进行的探讨及关于爱和欲的思考。

托尔斯泰晚期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因素对俄罗斯文学乃至欧洲存在主义传统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毋庸置疑，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最高峰，他率先觉察到美学上重复的无结果性和艺术的无出路性。他为俄罗斯文学开启了存在主义先河，使俄罗斯文学避免落入梅列日科夫斯基在20世纪初预言的自然主义的窠臼，为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

死亡恐惧被永恒解脱的意识所取代，生命进入永恒与无限，一切的恶和荒谬都不复存在，这当然令人释然。对解脱的向往和对涅槃境地的精神追求成为托尔斯泰晚年追求的最高生活目标。他临终前离家出走，就是想为自己寻找一个清静无“惑”的所在。他开始重新思考西方和东方哲学，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托尔斯泰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一些著作中，如《忏悔录》、《我的信仰是什么？》、《天国在你们心中》、《到底怎么办？》等。

总之，托尔斯泰晚年的世界观是十分复杂而难解的，其中既有基督教、佛教、道教的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又有超越宗教的理性观念，所有思想和观念又隐约折射出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而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反映了作家对人类幸福、理性、爱情、痛苦、肉体、灵魂等问题的思索。正是这种探索，使他的创作具有博大深邃的思想价值，从而获得了无穷的魅力。

(责任编辑 靳会新)

On the Existentialism Awareness of Tolstoy's Novella "The Kreutzer Sonata"

DAI Zhuomeng

Abstract: From the 1880's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entered a new historical period. Some writers started rethinking personality issues in terms of existentialism. The issue of boundaries was one of the issues of

existentialism. The great Russian realist writer Lev Tolstoy, during the process of seeking the art form of the issue of boundaries, created a series of outstanding works like “*Three Deaths*”, “*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and “*The Kreutzer Sonata*”. *The Kreutzer Sonata* might be the most difficult one of his works to understand. He directly put himself into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of the 20th century philosophy and art. The novella showed the writer’s thinking process of the classicism philosophy and the existentialism philosophy of the two ages infiltrated each other and restricted each other. *The Kreutzer Sonata* confirmed that Tolstoy’s existentialism in the framework of realist traditions became mature with each passing day.

Key words: Tolstoy; existentialism; death; boundary; *The Kreutzer Sonata*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 в повести «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 Л. Н. Толстого

Дай Чжуомэн

【Аннотация】 С 80-х годов 19 столетия до начала 20-го век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аступил совершенноновый период, ряд писателей посвящали сво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роблемам личности с позиции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а. Проблема предела — один из вопросов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Великий рус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реалист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в процессе поиска нов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формы написал несколько блестящ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Три смерти», «Смерть Ивана Ильича», «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 и др. Среди них повесть «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 может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наибольшую трудность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Писатель как бы помещает себ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философии и искусства XX века. В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показаны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писателя о сложном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м взаимопроникновении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в сфере искусства двух эпох (эпох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и эпохи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а). Повесть «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как в рамках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реализма у Толстого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воззре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Толстой;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 смерть; предел; «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